

当一个女人心中的恶魔与一个帝国征服的野心相遇，一切开始失控……

The Long Price Quartet

四季城邦

卷二

冬日背叛
A Betrayal in Winter

Daniel Abraham

[美] 丹尼尔·亚伯拉罕 著

孙伊 黄娟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The Long Price Quartet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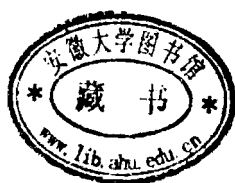
四季城邦

冬日背叛
A Betrayal in Winter

Daniel Abraham

[美]丹尼尔·亚伯拉罕 著

孙伊 黄娴静 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：图字 09-2012-848 号

A BETRAYAL IN WINTER

© 2007 by Daniel Abraham
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, c/o BAROR
INTERNATIONAL, INC., Armonk, New York, U.S.A.
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 数据

四季城邦. 2, 冬日背叛 / (美) 亚伯拉罕著; 孙伊,
黄娴静译. -- 上海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 2013
ISBN 978-7-5520-0217-1

I. ①四… II. ①亚… ②孙… ③黄… III. ①长篇小
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02556号

出 品 人: 缪宏才

总 策 划: 闫青华

责任编辑: 应韶荃

特约编辑: 沈丽凝

营销编辑: 宋 敏

封面绘制: 披 头

装帧设计: 万语设计联盟·黄佳菁

内文版式: 万语设计联盟·朱相兰

四季城邦 II 冬日背叛

[美] 丹尼尔·亚伯拉罕 著 孙伊 黄娴静 译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有限公司

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 邮编: 200020

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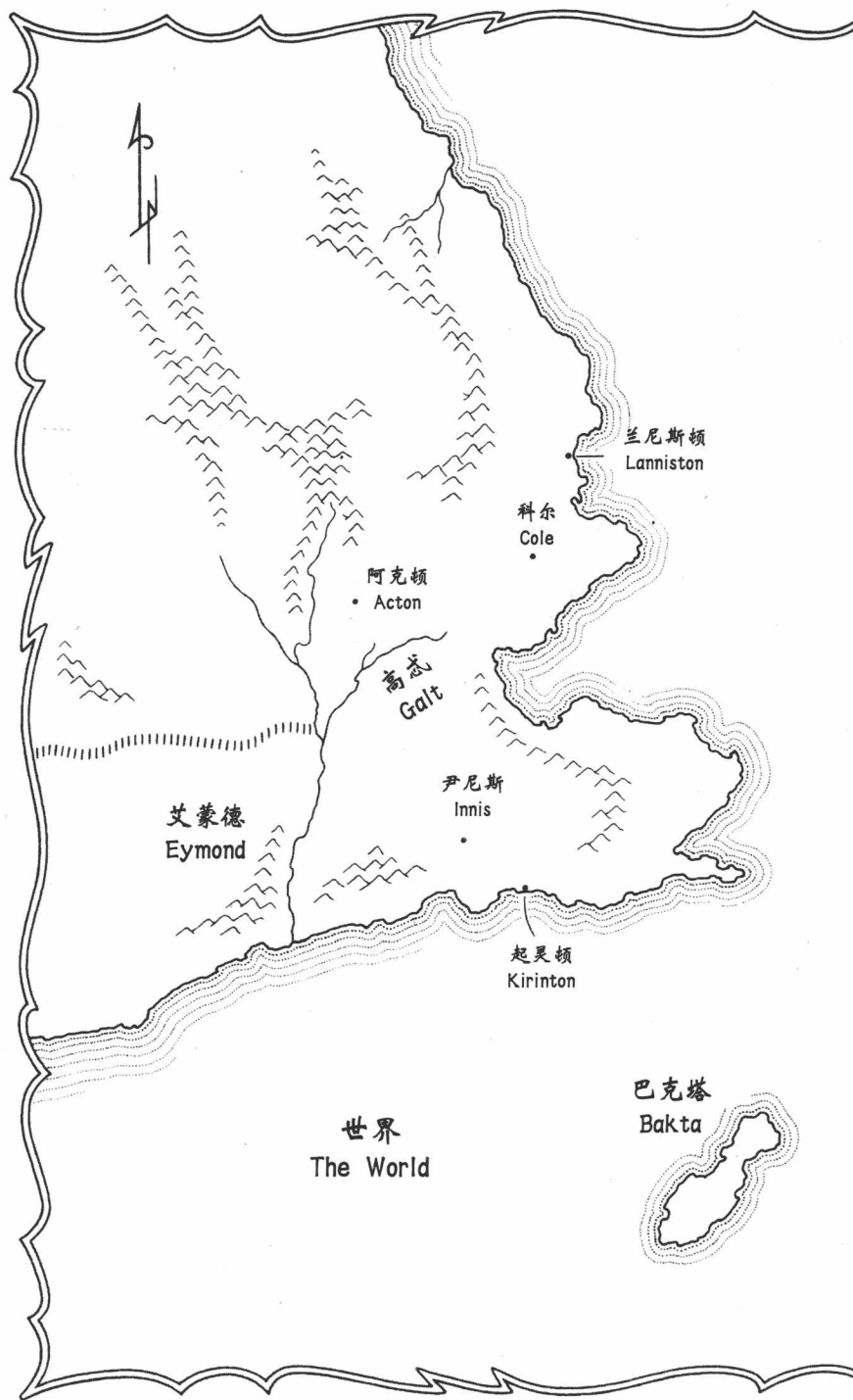
字数 276 千字 开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 开 印张 11.25

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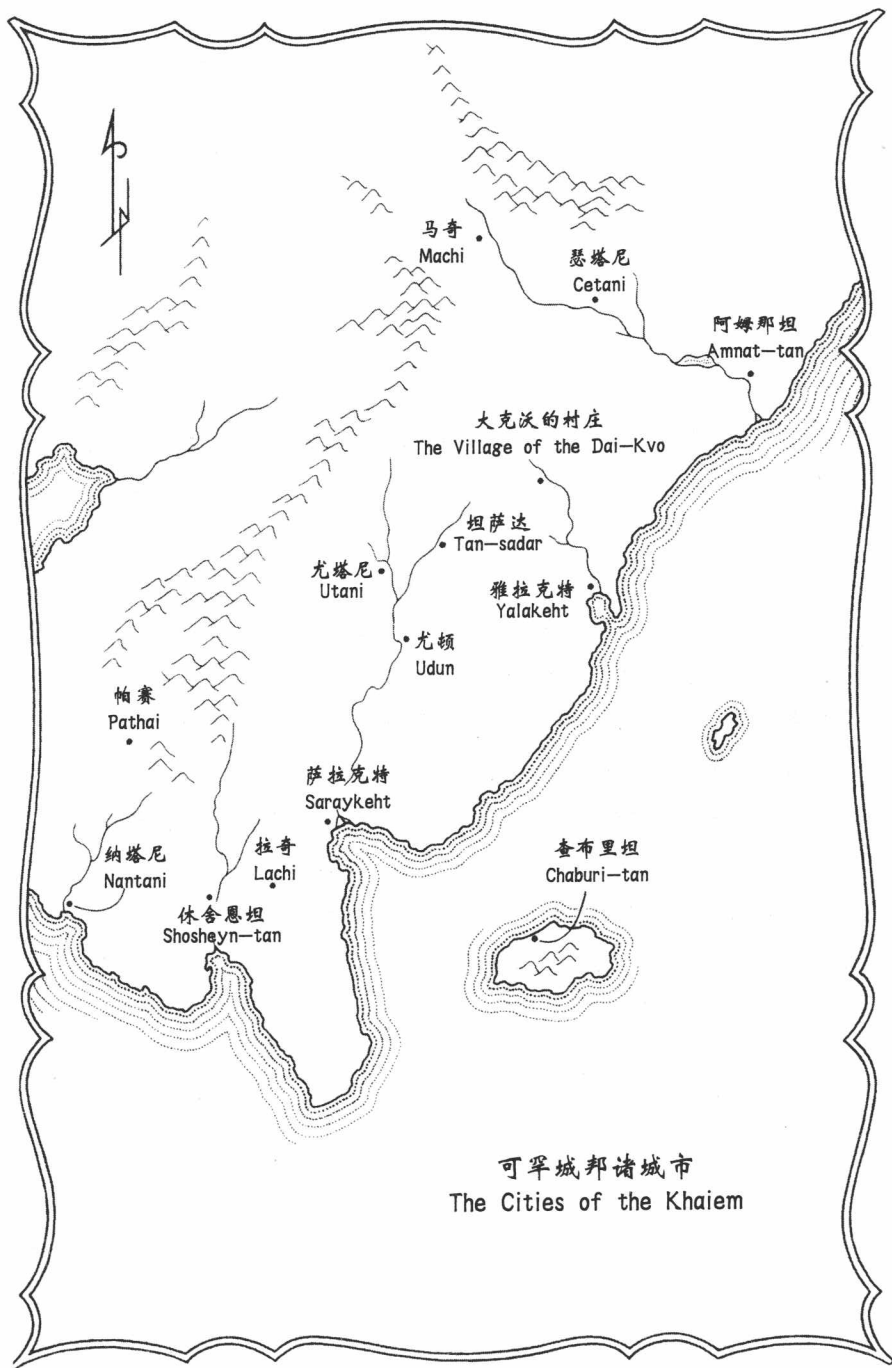
ISBN: 978-7-5520-0217-1/I·075

定价: 30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



名词解释



可罕城邦：一个国家，由很多小城市组成。各个城市的统治者被称为“可罕”。本书的故事背景就发生在南部城市，乃至整个可罕城邦最富庶的城邦——萨拉卡特，也被称为夏之城邦。

可罕贵族：城邦统治阶层各个家族的总称。

安达：安达是一种有形体的意念。诗人通过敏锐的想象力和洞察力，能够捕捉虚无的思想，使之具象化为人形，听凭差遣。所有的安达都痛恨束缚，无时无刻不想办法获得自由。于是，诗人必须终生与自己意念创造的产物斗争，稍有闪失就会死于非命。

高忒国：可罕城邦的敌对国家，极具扩张野心。他们没有安达和诗人，因此，虽然对可罕城邦恨之入骨，却不敢轻举妄动。

克沃：可罕城邦语，一种称呼后缀，是对老师的尊称。

查：可罕城邦语，一种称呼后缀，是对长辈或地位比自己高的人的尊称。

珂亚：可罕城邦语，一种称呼后缀，是对同辈和晚辈的亲昵称呼。

楔子



“矿场里出了些问题，”他妻子说道，“你的一个踏板抽水泵坏了。”

毕特纳·马奇，四十五岁，马奇—可罕的长子，呻吟着睁开了眼睛。初升的太阳映照在卧室如纸般纤薄的石头窗框上，发出耀眼的光芒。希雅弥坐在他的身旁。

“我让仆人给你准备好了一件上好的厚袍子，还有你那双海豹皮靴子。”她自顾自地说下去，“然后打发他去给你拿茶和面包了。”

毕特纳坐起来，掀开毯子，赤裸着身子打了个呵欠。百来件琐事一股脑儿地涌进他晕乎乎的脑子里：“一个泵——工程师可以修理”“面包和茶？难道我是个囚犯吗？”“把袍子脱了，亲爱的——今天早上就让那个矿自生自灭去吧。”但是，他开口说出的还是老生常谈，他知道她正在等着那句话。

“没时间，我去那儿再吃。”

“小心点，”她说，“我可不想听到你的兄弟终于把你杀了的消息。”

“我不认为他们会来追杀带着踏板抽水泵的我。”

不过，当他走进穿衣间之前，还是亲了她一下，并让仆人们给他穿上一件灰色和紫罗兰色的袍子，套上一双海豹皮靴子，然后走出去接见带来坏消息的信使。

“大人，是戴卡尼矿，”信使说，做了个正式得足以在神庙里使用的道歉姿势，“泵是昨晚坏掉的，他们说通道低处的水都有半人高了。”

毕特纳咒骂了一句，但还是如往常一样，做了一个感谢的姿势。两人一起走过二殿宽大的主厅。即使有个泵坏掉了，那个洞也还不至于这么快就被填满，肯定还有别的问题。他尝试着回想戴卡尼矿的形状，但是马奇城周边山上和平原里开掘的洞穴有几十个，细节他已经记不清了。也许有四个通风井，也许是六个。他得去那儿看看才知道。

当他走到街上时，他的私人护卫正站在那儿等候，鞠躬摆出服从的姿态。十个人都穿着仪式用的铠甲，如利刃般闪闪发光，他们佩戴着仪式用的剑和匕首，锋利得足以吹毛断发。出于同样的目的，他的两个兄弟也各有一支类似的护卫队。那一时刻总会到来，他想，早晚有一天。但不是今天，还不到时候，他还有个泵要修理。

他走进轿子里，四个轿夫出现了。当他们把他抬到肩上的时候，他冲信使喊道：“跟紧了。”他用双手做了一个命令的姿势，由于久经练习，姿态非常娴熟，“到那儿之前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。”

他们迅速穿过宫殿，来到马奇城那铺着黑色鹅卵石的街道上。那些著名的塔楼矗立在他们面前，就像森林里的大树矗立在兔子面前一样。当毕特纳经过的时候，仆人和奴隶们摆出了谦卑的姿态。很少有可罕贵族成员这么早起床，街上仅有的几个人向他摆出不那么极端的姿势。面前的这个男人有一天可能会放弃自己的名字，成为马奇—可罕，他们摆出的姿态符合各自与这个男人之间的地位差距。

毕特纳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些。他的理智已经战胜了情感，脑子里全是采矿的机械装置：水泵、矿坑和绞车。早春的太阳移动得很快，他估计他们能在太阳在空中划过两个手掌的宽度前，到达矿井口所在的那个低等城镇。

他们沿南边的道路走着，群山被抛到了身后。他们穿过提达特河上方曲折的石桥，桥下的水依然带着其上游冰河的味道。平原在他们面前展开，农庄、低等城镇、绿色的新麦地。树木已经抽出了新芽。

用不了几个星期，生机勃勃的春日就会在这里扎根，夺回被冬季偷走的白昼，在这里彻底扎根。信使把知道的信息都告诉了他，但还是少得可怜，而且当他们快走到一半路程的时候，一朵风玫瑰吹进了毕特纳的耳朵，使得谈话无法继续下去。离矿山越近，他对这些矿的记忆就越清晰。它们不是戴卡尼商行从可罕那里租下的第一批矿——第一批有六个通风井，而这些只有四个。慢慢地——比以前慢得多——他回想起了一些细节，问题就像写在板岩上或刻在石头上似的，清晰地摆在了他的面前。

当他们到达这个低等城镇的第一批谷仓时，他的手指已经麻了，鼻子也冻得开始流鼻涕。问题到底出在哪儿？他有四种不同的猜测。他在脑子里先提出十个问题，这些问题的答案会决定最后哪种猜想是正确的。他直接走到矿井入口，甚至忘了停下来吃面包喝茶。

希雅弥坐在火盆旁，一边用丝线编织围巾，一边听一个奴隶男孩唱古老帝国的歌曲，他唱出那些快被遗忘的帝王的爱情、战斗、失败和胜利，最后用高亢浑厚的嗓音唱出他们的死亡。他唱出诗人和他们的奴隶精灵——安达之间的战争，有时候带着真挚的诚意和优美，有时候掺杂着猥亵的笑话和下流的韵诗，但是所有的一切都已经成了过眼烟云。她不忍听到那场大战之后所写下的任何歌曲，那场战争摧毁了远方的宫殿，毁灭了歌谣里述说的那片土地。新的歌谣讲述的都是可罕贵族之间的战争——三兄弟都宣称他们才是真正的可罕，其中两个将会死去，剩下的一个将会忘记他本来的名字，他的儿子们也注定要进入这个血腥的轮回。不论这些歌谣是消逝帝国的挽歌，还是胜利者的欢歌，她都痛恨它们。这些歌儿不能带给她任何安慰，而她只有在需要安慰的时候才会编织围巾。

一个年轻的女仆走进房间，身上那件简朴的袍子几乎被洗成了丧服的白色，然后做了一个正式的姿势，通报一个地位与希雅弥相当的

客人来访。

“伊丹来了，”女仆说，“马奇—可罕的女儿。”

“我丈夫的妹妹我当然认得，”希雅弥怒气冲冲地打断她，手上却依然还在忙活，“不需要你来告诉我天空是蓝色的。”

女仆的脸涨得通红，双手不知所措地挥着，像是要同时做出三种姿势，但是一种都没做出来。希雅弥后悔自己的话说重了，她放下手里的活儿，做出了一个轻柔的命令姿势。

“把她领到这儿来，再拿一把舒适的椅子。”

女仆做了一个听令的姿势，似乎为终于知道该如何做出回应而感到庆幸，然后赶紧退了下去。接着伊丹到了。

她还不到二十岁，年轻得足以当希雅弥的女儿。她不算个美人，但是只有经验老道的人才能看得出这一点。她的头发如墨般漆黑，用金银丝线束着。她的眼睛化过妆，皮肤上扑了粉，看上去比本来的肤质细腻白皙得多。她蓝色的丝质袍子上有金色的刺绣，衬得她曲线玲珑。在一个男人或是年轻女性眼里，伊丹或许称得上是这个城市里最可爱的女人了。可希雅弥看得出天生丽质和后天努力之间的差别，不过两者相比，她更尊重后天的努力，因此对她来说效果都差不多。

她们互相做了一个问候的姿势。一个体内流着可罕家族的血液；一个年纪较长，并且可能会成为马奇—可罕的正妻，这种地位的差异体现在了两个人姿势微妙的差异之中。女仆拿着一把精美的椅子快步走了进来，安静地将椅子放下。她正要退下时，希雅弥用手势叫住了她，指了指唱歌的奴隶。女仆做了一个顺从的姿势，带着他一起退下了。

希雅弥微笑着指了指椅子。伊丹不再向打招呼时那样严谨，做了一个随意的姿势表示感谢，然后坐下了。

“我哥哥在吗？”她问道。

“没有，有个矿出了点问题。我想他得在那儿待上一整天。”

伊丹皱了皱眉，但很快恢复了常态，没有过多表现出她的不赞同，

只说了句“一个可罕贵族还得像普通矿工似的下矿坑，看起来实在有点奇怪”。

“男人都有他们自己喜欢干的事。”希雅弥轻轻地笑了，然后她又严肃起来，“你父亲那儿有什么消息？”

“没什么进展，我想，”黑发女孩说道，“医生还在观察。他昨晚上又喝了点汤，差不多已经连续十天了，气色也好了点儿。可是……”

“可是？”

“可是他还是会死。”伊丹说道。她的语调淡然平静，好像在谈论一匹马或一个陌生人。希雅弥将手里的编织活计放下，织了一半的围巾堆在她的脚踝边。恐惧仿佛在她喉咙深处打了个结。老人正在死去，这件事暗示：时间已经越来越少了。毕特纳·马奇、达纳特·马奇和凯伊恩·马奇——可罕的三个年龄最大的儿子，他们做为可罕子嗣所能拥有的最平静的生活已经走到了尽头。可罕的第六子欧塔在多年前拒绝接受称号，声明放弃自己继承人的身份，当时就造成了一场小风波。他再也没露过面，有人认为他已经到别处发展了，还有人认为他已经默默地死去。当然他在这里从来没有制造过麻烦。而现在，每当他们的父亲喝不下汤时或夜里睡得不好时，那个时刻就更近了一分，和平终将被打破。

“他的妻子们怎么样了？”希雅弥问道。

“还好，”伊丹说道，“或者说有些人还好。从纳塔尼和帕赛新来的那两个已经想开了，我想。她们比我还年轻，你知道的。”

“是的，她们肯定很高兴可以回家去了。你知道，那些年纪大些的肯定会更难过。她们数十年的青春都是在这儿度过的，而回到那些已经陌生的城市……”

希雅弥感觉到自己有些失态，双手紧紧地抓住了大腿。伊丹注视着她。希雅弥勉强做了一个简单的道歉姿势。

“不，抱歉的应该是我。”伊丹说道。希雅弥猜想，伊丹正在从她

的姿态中揣测她内心的恐惧。希雅弥那可爱的，心不在焉的，和善的，笨笨的丈夫也许会死去。他所有的绳索、所有的木雕模型和设计都会被废弃，跟她一起被杀害他的人扔在一边。除非他能设法赢得这场战斗。除非他能杀掉他的两个亲兄弟，让他们的妻子而不是她来承受这种代价。

“没事儿，亲爱的，”希雅弥说道，“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让他回来后派人给你送个信。也许到不了明天早上，他就回来了。如果他觉得那个问题很有意思，也有可能待更久。”

“他回来后会想睡觉的，”伊丹半笑不笑地说道，“然后我可能又有好多天见不到他，听不到他的消息。到那时我也许已经想到其他办法解决我的问题了，也许已经完全放弃了。”

希雅弥不由得咯咯笑起来，这个女孩说得对。不知为何，两人之间分享的这种亲密感让黑暗变得容易忍受些了。

“也许我可以帮上忙，”希雅弥说，“妹妹，出了什么事？”

让希雅弥没想到的是，伊丹的脸上泛起了红晕，在她厚厚的粉底下，真实的脸色看起来反而显得有点假。

“我已经……我希望毕特纳去找父亲谈谈。是关于艾德拉的事，艾德拉·沃恩约奇。他和我……”

“哦，”希雅弥说道，“我明白了。已经一个月没来啦？”

这个女孩过了好一阵才反应过来，脸上更红了。

“不，不是那样的。只是我觉得他就是我要找的人，他的家境很不错。”伊丹说得很快，好像已经开始维护她的情人了，“他们致力于贸易商行和纯正血统，而且……”

希雅弥做了一个姿势让女孩安静下来。伊丹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，但随后笑了。那是找到新爱情时的笑容，快乐中夹杂着恐惧。希雅弥想起自己也曾有过那种感觉，她的心又痛了起来。

“他回来后我会跟他谈谈的，无论他多想睡觉。”希雅弥说。

“谢谢你，姐姐。”伊丹说道，“我得……我得走了。”

“这么快？”

“我答应艾德拉跟哥哥谈过之后，马上告诉他结果。他正在一个塔楼花园里等我，而且……”

伊丹做了一个请求原谅的姿势，就好像一个女孩想去见情郎，不想和与她妈妈年纪相仿的、用编织来抵抗内心黑暗的女人相伴，需要得到原谅似的。希雅弥做了一个接受道歉的姿势，让她走了。伊丹莞尔一笑，转身要走。当那蓝中带金的袍子即将消失在门口的时候，希雅弥突然不假思索地冲她喊道：

“他能让你笑吗？”

伊丹转过身，一脸疑惑的表情。希雅弥的思绪又被毕特纳占据了，还有爱情，以及为爱所付出的代价。

“你的男人，艾德拉？如果他不能让你笑，伊丹，那就不要嫁给他。”

伊丹笑了，做了一个学生对老师所做的感谢姿势，然后离开了。直到确信已经再次控制住了恐惧，希亚米才咽了一下口水，拿起她的编织活计，将那个奴隶又召了进来。

当毕特纳从黑暗中重新回到地面上时，太阳已经落山了，一丝只有指甲盖宽窄的新月挂在天上，唯有闪烁的星星呼应着矿工们的灯笼。毕特纳的袍子被打湿了，紧贴在大腿上，深灰和紫罗兰色的衣服已经糊成了黑色的一团。夜晚的空气冷得刺骨。矿里的狗不安地吠叫着，在狗舍里转来转去，它们的呼吸形成羽毛状的白雾，他自己的呼吸也是一样。戴卡尼商行名下矿场的首席工程师做了一个姿势，表示深深的感谢，毕特纳亲切地回礼，虽然他的手指已经冻得麻木了，像香肠一样。

“如果下次再出现这种情况，就再来找我。”他说。

“是，大人，”工程师说道，“遵命。”

毕特纳的护卫拥着他走向轿子，轿夫将他抬了起来。工作做完了，问题也解决了，此时他才感到筋疲力尽。还要在这春日的微寒和泥泞中被抬回宫殿，真让人厌倦，这比自己走回去稍微强那么一点。他用手示意他的护卫队长。

“我们今晚就留宿在这个低等城镇吧，就在常住的那个客栈。”

队长做了一个领命的姿势，向前大步走去，领着他的手下和轿夫走进了漆黑的街道。毕特纳将手臂缩进袍子里，两条赤裸的臂膀环抱在一起，第一轮颤抖开始了。他现在有点后悔没有脱下袍子，就涉水下到矿的最深处。

这片平原深处的矿产非常丰富。就算此处和西北面的群山里没有其他矿产，平原出产的银子也足够塞满马奇城的国库了。不过，这里的矿脉一直延伸到比井更深的深处。在马奇城的初始时代，当它还只是帝国最偏远的一个角落时，被派到那里的诗人控制住了安达“上行水”。传说，通过安达的力量，矿藏像泉水一样喷涌出来。直到那场大战之后，诗人玛纳特·多鲁才第一次抓住了“柔石”，使马奇成为了全世界最丰饶的矿产中心，成为了五金商、银匠、西地炼金术士和制针商们进行金属贸易的大本营。但是“上行水”已经消失了，而且没人知道该如何重新抓住它。所以人们用上了泵。

他重新将思绪拉回到眼前的问题上。踏板抽水泵是由他亲自设计的。在北方，比起四季变化无常的太阳，月亮是一个更可靠的参照物。当月亮在空中走过一根手指的宽度时，四个男人在六十尺深的水里一起发力，可以举起与他们自身体重相同的物体。但是这个设计还不够完美。从他今天的工作中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，那个泵已经好几周没有发挥出它的效能极限了，昨天晚上才彻底坏掉了，因此水平面比往常高很多，不像是一个泵仅仅坏掉一晚上造成的后果。有几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

毕特纳忘记了寒冷，忘记了疲劳，忘记了他现在正身处何方，正在被抬往何方。他整个人沉浸在那个问题中。客栈如同被施了魔法般出现在他们面前，看上去让人心旷神怡：地平面上出现了厚厚的石墙，上面是刷了红漆的大门，二楼有一个宽大的木质雪门，烟囱里升起冉冉的炊烟。即使是从街道上，他也能闻到调过味的肉和加了香料的酒的味道。店主站在门前的台阶上做了一个欢迎的姿势，这个圆脸老人的姿势如此正式，身子几乎弯成了两截。毕特纳的轿夫放下椅子。在这最后一刻，毕特纳想起了将手臂重新伸进袖子，这样他就能做出接受店主欢迎的姿势了。

“大人，我没想到您会到这儿来，”那个男人说道，“我们本应该准备一些更合适的东西，现在我这里最好的也……”

“这样就够了，”毕特纳说道，“把你这里最好的拿出来就行了。”

店主做了一个感谢的姿势，让到一旁让他们进门。毕特纳在门口停下，做了一个正式的感谢姿势。老人看上去很惊讶。他的圆脸和松弛的皮肤让毕特纳想起即将干皱的灰葡萄。这人年纪和我父亲差不多，他想着，感到自己的胸腔里涌起一种对这个老人奇特的、近乎忧伤的好感。

“我想我们从没见过，”毕特纳说道，“您叫什么名字，我的邻居？”

“欧夏伊，”圆脸老人说道，“我们从没见过，但是每个人都认识马奇—可罕仁慈的长子。很荣幸能在这房子里接待您，大人。”

这座房子有个内花园。毕特纳换上了客栈为这种情况准备的简朴的厚羊毛袍子，去跟他的手下待在一起。店主亲自给他们拿来了黑酱汁面、无花果干煎河鱼，还有一瓶接一瓶的李子泡米酒。他的护卫们一开始还面色阴沉，随着夜晚的继续也慢慢放松下来，一起唱起歌，讲起了故事。有那么一会儿，他们似乎忘却了眼前这个面颊狭长，胡须发灰，头发日渐稀疏的男人是谁，以及他可能会成为什么人。到了最后，毕特纳甚至也和他们一起唱起歌来，煤火的热度，劳累的一天，

夜晚的简单娱乐，再加上酒精的作用，他似乎有点儿忘乎所以了。

最后他站起身朝他的床走去，四个护卫跟在他身后。他们要在他门外的草垛上睡一夜。他则将睡在这个客栈里最好的床上。这就是规矩。他的床边燃着一支蜡烛，有一股蜂蜜的香味。蜡烛还没有燃到四分之一，现在还早。当他还是个二十岁的男孩时，他会看着蜡烛燃尽才去睡觉，把头深深埋在鹅绒枕头里拒绝黎明的曙光。现在他已经无法想象在蜡烛燃到一半时才去睡觉了。他关上蜡烛盒，房间里只剩下从屋顶上方方正正的出烟口倾泻而下的一束光。

像他这样疲劳，吃得饱饱的，还喝得半醉，本应一躺下就立刻睡着的，但是他没有。宽大的床柔软舒适。他已经听到从门外草垛上传来了护卫们的鼾声。可他的思绪还没有平静下来。

他们应该在年纪尚小、尚不理解生命之可贵时，就杀掉对方。这就是错误所在——他和他的兄弟们一直克制着自己，岁月就这样流逝了。达纳特结婚了，接着是凯伊恩。他自己，他们中最年长的一个，遇到了希亚弥，终于也做出了和兄弟们一样的人生选择。他有了两个女儿，都已经长大嫁人了。现在他和他的兄弟们已经走到了这一步。他们都已经四十多岁了，他们对彼此没有仇恨，他们谁也不想面对接下来将要面对的一切。但是这一切仍会到来。如果这场杀戮在他们还是懵懂小孩时发生该有多好，如果在他们背负了这么多生命的责任和重量之前，死亡就已到来该多好。他已经太老了，不再适合去杀人了。

在这些黑暗的思考中，睡意终于降临，梦境是愉快的，断断续续的。一只有着黑色翅膀尖儿的鸽子从二殿的走廊里飞过；希亚弥正在用一根穿着红线的金针缝制一件儿童穿的裙子，针太软了，针头变了形；月亮被困在了井里，他正叫人设计一个能把月亮从井里捞上来的泵。当他醒来时，被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需求困扰着，他昏昏沉沉的头脑无法辨明它们究竟是什么。天还黑着。他需要喝点水或者去小便，不，他需要的不是这些。他伸出手想打开蜡烛盒，但是他的手